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須溪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福

須溪集卷七　　　宋　劉辰翁　撰

墓誌銘

黄純父墓誌銘

歲庚辰予初與純父遇風雪東湖之上驚相吊曰賈鹿泉見君文問古人耶今人耶或者亦以君為古矣君在此耶語雜悲喜至甚夜不絶末明復撼予語捫髀浩然曰吾平生慕湯東㵎近年慕君亦欲從君後耳君豈從

古心公致誤耶識君慷慨叙寄不淺因擁衾而起以所聞於江先生者為君言之如東澗何可及也未第時與其兄客徐景説標致已不相合既第待信州户闕一日有趙尚書出參賛督府視事首見簿姓名歎曰余識之真西山時湯某乃猶為此官哉即拜疏薦之代主象山從是隱然出徐徑畈上自端平至景定三年出入諸老皆成履歷即小人扳引及當國所忌惡皆不足為全名之累不待辯某事忤某人而大節自不可及此如陳太

丘黄叔度公論常身爲之地故樹立矯矯不肯為人稱門生也亦各其時命也言未既君淚沾余衾獨舉往年麻姑山夢夢一籍題忠孝二字而其在焉孝不敢言也忠特若此予亦喟然于少年州縣不自試一二因舉子房天授沛公他多疑拒獨縣悟如子房意此所謂漢事將成也誦出師表至引喻失義以塞忠諫想見庸人自用故傷心元德之不見身世何長令人喜言四方上下孰知言不見奇奇而不用不用而驗驗而悔悔而恨恨

且見禍其進退偪仄復非前古君臣之比哉君曰世事勿復言即文字何等不足存而魏鄭公以此揚大年以此憾至死因泛論鄴侯山人髙致魏延與淮陰膽畧相似李伯紀張魏公成敗天意語不必有出出不必有謂未嘗及心事彼此直歔欷往復不知出於君之口與余口也於是相知深矣復欲與君談不可得矣前年猶寄余詩去年有持書來視緘題若不可識則君死矣余以歳初謝客嗚咽而入問耿蘭以故至舉扶病中相屬語

腸痛欲絶海内人物風流略盡託君筆墨相蔭映後死猶有講學之望顧不樂人閒世如此念前冬有沅湘老人以君文求余記曰黄先生雖不能飲尚健坐余謂紀父長七尺年五十生世大有事在迄如此而止造物復何以我輩爲哉讀門人狀君行豈不整密婉至然不如君前夕劇談盡予著君語語而俯仰浩蕩人物著微心跡纒綿功名蹉跌後有君子可以想見而歎若狀所難言又有人不及知者江閫貴人與邊守將不相接君代

書密付語見赤心指授得宜又多軍情所鬱不得達者縣是感泣思效倉猝用意勝謝東山自異顧內幕所左右能此而已其苦言節費見于賞募得淮卒三千備遊擊為淮捷營改鐵鷂小船為艨艟大艦取勝議諸郡閉絕流民如他盜請城外築堡居老弱而各選其壯者從軍便為閫帥釋當路之怨馳從約之書共圖國憂胸懷磊磊出於人所不望而人亦知惟君所為嗟乎使君得乘一障亦當遠勝一閫雖九江事去相府逋虛諸司蒙

茸君猶力勉以私財犒軍撫溪峒爲用至獨松失守庚
牌暮下速援行者議饒信道梗盍徑崇安繞出三衢兵
夜發君與家人不相顧至石門遇長幼相泣君曰國事
至此暇顧爾輩耶自是言之有傷心者矣國家養兵三
百年體羣臣子庶民三宫仁儉一朝有難人懷顧望徒
擁烏合盜府庫君以書生志氣感動言必稱君父乃爾
然至盱而盱閉入閩而閩潰盱城閉有投擊城下至斃
者諸將欲屠之君正色不可曰我輩以路梗假道致疑

耳若屠一城三宫聞必震駭諸將已瞋目謀不利君不為動既又具軍行宿次啓奏有笑者曰君猶謂有通進所耶君慨然泣下曰誠不忍以為無也聞者始掩涕歎息及入閩有狠將以衣糧乏咄咄謀刼主帥以出語已逼君又不動一日坐水閣有飛矢掠項過著柱跡所由來忌君者出此明日君行軍亦潰生亂世無及於救又不自為政故所就止爾然積誠所至在建而勸分分建昌而祈雨雨皆以客館係人望得天意亦何嘗有一日

得行其志而惜之者如巳試世自有盡君名方與有西

園八十之老傅太史自得以君來為賦詩喜曰碑無麗

老名又曰能威兵處在真誠其志慮風采何如也自咸

淳第授静江府臨桂簿嘗辟泗州淮平尉不就後五年

辟建康府鳳臺酒庫自是始與幕議又五年辟臨安府

德清酒庫德祐初差幹辦江西制司復帶行禮兵架閣

未幾復帶行國子正明年除宗正簿督機特改宣教郎

初筮交代違年不願上仍待闕淮平界北得遥授曰不

敢欺及登巖有銜命鈎致者自免徑歸諸司舉削常片紙書所聞廉介有政聲者請以已所應得者舉之受舉者不知也或知而謝輒避去此事亦近年所罕見余出仕十五年未嘗受人一削君自謂出處與余同謂此自其父得聞象山之學於其諸大父益貫徹朱陸授學者懇惻窮至所至老成欽動諸所識予不能盡知而尤於丹徒陸君實秀夫耿耿焉君實大節可哀君實文不多見見君文識君實宜君實之所納贄也君文不蹈襲諸

作不爲時文議論講義註疏而辭事義理俱至清整酣暢足自爲家詩亦有思致竭目前意樸厚雅馴視他人能此復少彼至於家庭講授人物大意倫紀親切凜凜見之千峰陳公宗禮嘗對人云吾欲得一客如黄純父清苦不可得其文之有本又如此士常患不第一第足自致誼能以去就易民命爭國事彼權倖險姦貪懦狠借辭能闢意能誠也世狹道迂而環轍如陪臣坐牘如車中及其窮戲無能有甚於魯男子之不得去而南齊

雲之不能食也嗚呼微斯人斯世之不幸斯言也亦孰知其可悲君臨川黄氏居崇仁東里諱丙炎初字文炳晚更字漢翁子詠之曰純父其鄉稱之曰思梅先生生丙申卒丙戌曾祖儼祖邦基父應辰梅牕公也思梅思公也妣陳夫人娶陳氏子男六慶孫興孫鳳孫翼孫暉孫慈老翼孫繼嫻黨陳慈老以治命後鳳孫慶孫筆墨可愛皆如思梅復生婿趙次愚孫男五女二葬崇仁鄉西隱里雷公山實丁亥三月丙午君厚重不妄語疎闊

無餘懐及所委曲傾盡若自營收致後進有豪氣乙丑自京歸安仁道中有盜殺人逸累居者既誣服君以過客得盜名告使者使者得實謝曰君乍脫場屋洗寃如此可量哉其後避難得便舟出溪洞各護送皆所嘗盡力有恩意者亦若有助焉乃銘曰嗚呼國之初也材不必其如君世之甚也憂不必其如臣莫不幸於以身從人又不幸而以文致身故雖有孔明公瑾而用之如陳琳阮瑀又如温石二子而不得為許遠與張廵豈非命

云

丁守廉墓誌銘

士不幸而用所學於科舉其得失飢渴升沉勝敗曾不如庶人之常業雖有寛易静篤之君子十上五黜幸不黜愈恨恨乃甚于黜使夫憐傷太息者猶感于其命則所以煩瞀摧廢當何如而益退然確然死而浩然蓋奪精失營者莫科舉之為累而其阨窮不悶者必學道之有得也余於記禮家老儒丁守廉之斃若不知時世之

巳易慨然道之如新亦士之不幸舍此無可言者復於
斯墓也不知何云吾猶獨為斯墓恨也嗚呼科目之負
人也多矣由今言之亦何恨于科目哉口授之徒心相
似之友今年某某薦明年某某第又明年如某年或喜
曰桷榱洨梁棟宜有待或喟曰廣豈不當侯不侯君曰
不然吾先鞭為有人矣當丙午猶朝日也揭馬而首選
不及送戊午且四十矣再選輒再屈巳而甲子復然甲
子至癸酉復然問誰貢貢二人止往往門弟子而止也

吾州多士貢額多臨江數倍每榜後考者爲言其卷得復失能使人出狂況一經屢試白首洴澼學雖吾事而世貌諱名殉者成路觀其死之前日猶明牕就曉抄書自課如兒子死之日復大書示其子云死非所畏何必張皇學問不衰死生不變又實有得如此其視往年場屋間夢不類芥雞之相踐而木雞之微視耶然昔之憐傷太息者至是猶不置則書生之清論世道之遺思也君之子敬直脩謹有禮稱其家聲屢至請銘凡求銘其

先者茍不得志於利達必鄙絶科目自附前輩余嘉敬
直用意真取名淺又見髙安辛拱辰叙其同門受業身
通者以十數且云先生貧而介視富貴人無足動其意
無妄言笑鄉黨穆然敬之其自叙殖禮齋則云先大父
潛山先生出蜀載書數千卷曰使吾子孫免為俗子之
歸亦免為勢家所奪繇是自號殖禮以學殖易貨殖懲
訓嚴甚潛山事慶元諸老猶及章雲山葉水心劉後溪
如楊西巖㤝項雲叟寅孫輩又其徒也義理浸淫有自

來矣近見其禮記集觧三十卷手稾如蟲蝕葉蓋老是經者初名里字守廉晚猶稱守廉世居西江新喻曽祖公逸祖居易紹熙進士奉議郎宰宜春潛山先生也父昱生嘉定庚辰年六十七娶歐陽氏子四人敬直行直養直友直養直以丙子走間道省親遇兵死孫男二本度復春社山其祖墓也距家二里祔焉其卒以丙戌二月塟以十二月丙申銘曰貢不貢爲槐夢丘蓋多於謳誦羿之彀而不中名淹中何必用涕斯沾安致鳳

蕭壽甫墓誌銘

曩學禁時海内名號未起吾廬陵之南須山之北有大儒先生曰黄宗魯其子為叔豹吾先人師宗魯而友叔豹叔豹以文名六館接慶元諸老自是從吾先人游者彬彬如二黄閒而朱氏埸父子實先後諸生復轉授為資余七八歲時表氏抱余學稱堯童先生後改名塤字聖匋號古平官至太學博士倅袁州如西昌蕭壽父大聖匋一歲耳於時事聖匋如弟子又以弟子俱見德少聖匋一歲耳於時事聖匋如弟子又以弟子俱見

吾先人先人厚之如厚吾出先人死吾十歲槪未嘗知其人也晩而聖訇以賦奏南宮第一又甲科其名位之興赫然欲揭當年叔豹上士爭相藉寄自謂出朱氏門下師其父者亦詭得師其子矣乃壽父則未嘗知其人而其人亦莫之知也此布衣師友之畧也日壽父死而其子來泣曰芳春之登門晩若吾父之登門則不可謂不早也今吾子愷又館於朱教古平子之子是斯文四世之澤如泉脉脉往往自公家始也幸存弟子世家示

萬世子孫毋忘其初予以其言篤厚繫流風又知壽父朴茂似前輩雖其存若不願人知者不當為衆人道乃其所以可稱者亦不能不為衆人道也嗚呼其忍不銘余以德祐歲逃空虛干戈反覆之交望蕭氏秋嶺如一葉凡流離接境者必此焉依而後得寧宇已而盜四起已而官軍北方且為風林為疑幟然盜過之曰毋犯官倚之掎而角喜之者以為造物之報而君子則歸之德言之著云鄉人之至於鬬者重其言如季路季布或陷

於義衆推戶削跡甚者希購市雍容親黨之間無怨無怵勉其子盡力友賴以完此其事在近年耳目者平生執贄如其邑之温帥斡英臣鄉先達敎適軒陳念齋陳靜齋所交楊景堯蔡濟父陳鳴道蕭清父康行可或得之隱約或託之歲寒相敬愛終其身非以其六七貴人也嘗試場屋不大效即棄去所校讐把翫愈老愈篤子孫多所嚴事而自教者居多襟懐春意見於日涉嗜酒好客力有不足而性嘗有餘吾雖不及識如見其人如

聞其語況以吾童子時先人之好徵吾言千載而吾於古平復自有兄弟師友之誼於古平之所教如古平焉故曰如見其人壽父號靜安其死以丙戌十月十九日曰雞鳴吾行矣雞鳴而逝年七十三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子孫壻某是年某月甲子葬某鄉銘曰有冠而後有綏有笭而後有絲孰謝其藍箕以傳箕繄教父誰父父是思式穀爾孫稷而食之

鞠華巖墓誌銘

去年春客有自東來者以取得書籍相問遺中有華巖講義一編視其篇質而辦攻其理法而不爭考其人鞠氏本吾鄉人也予於是心識之矣居數月豫章鞠昇孫求銘其先人甚懇余固昧其由來取行狀讀之華巖也前客殆非適為之地耶然昇孫槖其遺文乃無講義者而客并隊其吟槀數篇因得信其壯遊至老與所嘗贄謝知已異哉鞠氏多吉人永豐有華巖諱巖字驤父永豐西門里人也去吉留洪少慕師友母死葬洪為洪人

倚墓築廬種鞠繞巖曰吾姓吾味也號鞠花巖俾巖我如呼名巽曰履齋吴丞相字之然學者喜稱華巖逮事包宏齋之先人克堂而宏齋又謂其從象山之子薦堂久説經極自得而不為新巧以亂至當故愈近不厭程訥齋嘗稱其律已嚴事親孝二三公非往往訣布衣者至吴丞相尤厚嘗受白金買木即以嫁葛氏孤女二官之校尉以覓舉幾得而失者四暨吴丞相當國始得舉亦不第縣具所棄以得舉若第者不必其報晚得山地

百畝而食之高松萬株耕雲種雨自謂樵蘓織絍盤飣粗備門徑欝盤栽花補空家臨孔道飯芻送日山人夫婦豁如也子娶陳遂初姪女遂初其門弟子咸淳德祐之間遂初之名節高世隱然有相高者其平生言論於朋友講踐猶多不滿倦牕談枕教人以治生用智風流疎伉海内知名者無不愛而與曾蒼山爲詩多鄉校前席縶維不聽去者先後帥漕逾十年起東湖植門徑最後理學租犯風雪出歳晚抵巖邑不數宿而返當科舉未

廢之前年也猶惓惓請貢額三學有研知狀其出語不欺世空意足自達強公議展故素有山林處士之風嘗愛昌黎誌王適翁壻媒媪閒意意是翁迂闊必多談笑可畫恨昇孫不及而謹飭過之亦佳子也其為書援三代之毀譽以求問其先人又何其獨行有家法翁配田氏亦洪人本葛氏婦前甲子卒翁自誌始娶田年四十華嚴加三老成相遇未嘗反目即少忤彼此一笑其真如此冠昏用古禮家祭以季月曰吾庶人也於書至隂

陽地理無不習塟兆皆自卜曽祖某妣某氏塟東門坪頭祖某妣某氏塟東門雙橋英潭皆永豐父某妣某氏洪人也塟洪之新建曰榮岡生慶元戊午年八十四以某年月葬馬耳山田夫人左去家三里子昇孫孫某曽孫某姬有鞠陶名從手文轉名為氏華巖譜鞠始燕丹師傅復不通鞠允輩似遺論入宋祖天章待制詠則然其後又有先整仲謀登科未必非族出惜未考也銘曰蕪翁種菜東湖之上儻無幣聘卒以傭塟是翁言耄僂

蹇數相淒其黄花是亦相望

陳禮部墓誌銘

寳祐丙辰之策士也既日昃再駕臨軒有少年首上對徹親覽卷首有臨御以來如日正中語及唱第進呈次第七上手擢易首唱第七既又不滿寘首唱第四第四則三山陳俞也于是寳慶三十又三年矣特諱言久前别院命賦題久于道以忤閳故草茅附會如再中然前徹覽後易寘皆命也而俞策亦實有及雲丘者舜卿嘗

語余考官不能使俞第一天子不能使俞第七其自信無怨如此而亦從是退飛矣初君授静江軍節度推官開慶與吉州推兩易故君以巳未東至廬陵辦守禦明年江上清軍閒得余詩于它許疑不屬余為舉子美丸藥流鶯囀君瞿然曰是在俞術中而不悟自是莫逆于心每坐尚友齋倚梧竹極談世事成壊即使長急召不顧慕辯桀然無所回屈其辭可著為令李肯齋㫖健吏事稱不及不及去之日有誓心録三卷取歐公夷陵語

也人生至今德之而娼者謗者為不少矣有以科斗竹書獻當國者喜且驚曰彼白屋安得此必平園公家物也詎止此獻者懼詭曰我出陳推官後矣語由是喧不辨遲歲年得監庫稍遷太學録咸淳除博士竟坐前語逐不辨它日謝丞相啓云人之云云謂盜周公之寶玉蕭然坦迤玩世無悶如此而亦從是老矣又四年而差充福建帥幹闕至此鄉嫌改添差不釐務久之又改添差福建運幹待次于是咸淳八年矣復除太博十月免

迺德祐前子湖州別駕德祐改建寧于是國事非矣肯齋李公之為湖南也强起君君亦浩然以身許之會文丞相脫身渡淮歸行都建督景炎以大著除君督機君請據汀搖贛出江西毋緩君本赴湖南至是哭湖南歲盡以所部福安軍發谷口道病至汀卒有趙同舍文自君歸能言巷居人夢絳紗籠甚盛迎陳禮部去旦果然文公哭之慟葬伏虎山題曰草亭先生之墓君年二十九出文榜至是四十九又明年文公北日門人林達可

始以行狀來請銘則君死十九年矣其言正羽檄徵兵時居蕭夫人憂苫塊寢語于用武之無地最後作蒼雪林辭二疊不可忍聞李公期君以管葛之事君亦贊文公以張李之功其反覆策軍事謀家基語如史驗如卜當未行夢丞相予黑筆視黑籍如軍書少馬登一舟若之貶所風月淒冷殆非人世境也吾死巳夫親友共留其行不可曰士為知已死苟利社稷何恨吾登草亭望風雨欲一人共死不可得嗚呼我知舜卿使朝坐燕與

誼肯棄老母弱子遯荒在人間哉星言赴難縞素為資得君軍師尚不甚敗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每誦郭元瑜此語悲之其乗飛至屋天也傷哉吾友生不得志于前死無知巳於後其心之所樂直文字耳而文史亦絶嗚呼吾欲觀乎九京也其有恨乎無恨乎以君自言其死為不恨則知如余者不死而恨也悲夫景定末余畱建君畱京君畫二龍寄余題曰甲子上元日弁賛每展誦後死何為吾所知所厚離合何限求仙才與靈氣

惟舜卿古心江公嘗薦君館職不合黄華甫國云臺中日月論公客添一客耶十五年間夷涸跖廡衣冠道盡君不惟少合亦少可閒居日長奪虎犕起草亭俯晴晦其在下種梅數百長歌入雲俗子無足還顧頽然自愛韻度乃出蘓子美上爲文達大家數四六尤高宕詩本荆公而每見每進雖在怨誹有栁州南㵎之風初學六一公帖卒自爲體如閒花異草風日清美皆余所不及嘗手寫楞嚴圓覺金剛三經去廬陵日棄之先死七年

塟其妻鄭氏般若山面草亭中為壽藏君死子弱不克歸塟每歲寒食馳僕裹飯灑伏虎丘而已既十五年辛夘乃啓而合諸鄭宜人之兆陳氏長樂世次見石室翁碑二子瑒環環為族父企後君兄會弟龠皆同舍會先二年卒龠後六年卒瑒謀銘于達可達可曰有先生之友會孟顧道遠日廹請刻之墓上其可由是林君之請勤矣林君之誼高矣吾銘成則塟後之五年乙未四月也君著述多壙誌傳之矣此不載銘曰長歌兮莽蒼青松

闕兮白玉堂奄塵昏兮夕陽我不起兮不如彼童汪君
墨縗兮何壯操余彗兮彗貫光忽反顧兮魁淪降君不
歸兮猶莚湖山兮朝行蘭萎蕙絶兮謟子浪浪信終古
兮誰芳君余銘兮宰上余麟兮不祥行倀倀兮不得四
方蹇思君兮天望君為龍兮奚傷

樂丘處士墓誌銘

安成古長沙郡吾廬陵之劉未嘗不本長沙也而譜多
不可考多故不可考也按唐思禪師塔碑思劉氏長沙

定王後是為七祖而龍須山擔嶺二塔化身相望皆其家兄弟他日見石勲石材石磐三廟亦兄弟思同祖云而安成有興泰劉氏神者又長沙來也荒山野水之閒時時出於殘碑斷系如此吾故家在須山之陽而祖墓在擔嶺之下嘗欲考而同之孅其特出於往往不可知令安成西四十五里曰湯市有何年處士墓由湖南徙家焉自處士失其名以下至可仕字達仲凡十世皆可考則廬陵自漢以來為一劉益信達仲有子翼甫嘗銘同

姓之墓曰郡士族半劉宜劉吾鄉而歐吾鄉者俗也其論可謂偉異然不知長沙一本其流溢於東南者皆非某氏比也雖後來淵遠有他賜姓亦如士范蔡墨所言然終不得與安成比安成古長沙為近達仲樂丘翁也余嘗記樂丘知其賢且達已記之後三年而樂丘翁死年七十鄉人士惜之是年翼甫又死其中子應登將以丁亥某月日葬樂丘請曰應登與弟及門舊也而弟已矣知樂丘者記也葬樂丘以此記可也顧家庭庸行有

記所不及而宜書者顧并志而銘之則幽明之望也余惟是父是子令人間所少其所言槩常事而得古人史傳語意此自可傳吾傳之以其子應登之言曰吾翁庶祖母羅氏出也而後嫡兄暨祖父死父死而庶弟怨翁曰吾惟不能逃祖父命以及此今遜可也舉惟其弟所欲而與受其所不取鬮者媿焉先墓之葬舍南且歲久相者曰水啟視之不驗卒改葬三十里而近然終其身以爲恨每對客持杯呼孫溫卷偶語及此則潸然不可仰

視生母再殯病不能送慟爲絶凡當祭與適墓嗚咽如新藏先世故書敝㞐謹逺親執友下至閽僕異視之有加割産爲衆祀歲興發捐直籍貧者賦與之或籍而不至莫夜歎焉不能食以爲怪甃夷道焚負劵即郡有守望阡陌之事必翁也乃可保故開慶移民咸淳覈賦公私無後患餘責尤多材畧屢興作所指畫必不可改應變尤審憂世若已責教其子有身法毋以竒險擅嗚曰爲文不當爾也應鳳甲戌條對第五得建昌判官馳書

預戒以姑取教官毋未習與人郡事雖書至已授選而言不可廢故傳閱世俛仰尤戒遠埜僻埜險埜利埜訟埜樂丘其所自卜癸未春廉使淦陽馬德昌以鄉飲名應登應鳳問翁日用大書樂丘二字寄亡恙予讀應登行述至須聲音吐左顧稍下樂丘抱合狀高下茅屋皆夕陽人影如見其人踐其處歎曰是能言者復何以余銘記為應登之從曾祖適直公夢才字秉可嘉熙戊戌第力學博文清若有志行號巢林先生暮年無子在側

惟達仲能左右無細大謀焉作本亭於八世祖墓下買田立石皆其餘事湯村古安復城水北城隍廟故在劉氏墓號五處士處士生琉琉生讚讚生繼文繼文生臻臻生士昌士昌生師望師望生繼繼生克正克正生三德三德生有俊有俊生可仕是為樂丘一號桂林生嘉定丙子十一月二十八娶羅氏三子應斗應登應鳳登江西漕進士翼甫鳳也見别誌二女六孫十二孫女樂丘在其鄉永福里銘曰斯丘之上兮拱木皆春斯丘

之下兮樂友古人不仰媿而俯怍兮初返乎吾貞百世之下猶百世之上兮其復得為晉無懐曷天氏之民

古愚銘

世道交喪謂古人愚首陽事拙金谷名俱離黍何求懐沙惑志自傷為傳以至憔悴結纓而進執簡為三程嬰誰報黑子誰懟哀哉古人寧不見與其戇其惷孰通孰魯九京可作我則誰歸逺矣姚公于訓有遺凡今之人曰詐而已色莊吐訥形垢文泚咨爾後嗣毋愧前人欲

知生直尤貴情真如愚不愚不愚何罪毋以其如而示其外

雜著

祭師江丞相古心先生文

嗚呼自詔勤王予心獨苦平生師友歲晚伊阻人之訛言訛言不祥厥或告我主番陽湯居然傳聞百不一實何獨於公如見隕越晝思難平夜夢屢驚猶聞靈光乃卒奠楹蒼天蒼天夫子何罪死何倉卒誰斂誰襚體膚

如何如何血枯我欲見公淚洗糢糊公非無子有子有
弟其存其亡訊莫予寄疇昔之言歴歴托孤門生滿眼
責獨在予念公守吉予甫十歲焉知其後十五年事上
書窮途祭酒諸生欣然起我文特峻清公闈來朝或獻
宿士公迎謂曰此必劉子相期第一策及兵謀掃除學
步摸索暗投太學半年受知再面公歸同野實始往見
攜提反覆於建於閩我如處女公我父兄公寧少予曰
我畏友每書渠渠君毋予毋修門出走風雨對牀執手

奈何別淚浪浪逝將棄官終老黄石豈畏簡書聊永今夕江東辟召實匪前期暨還初服不從衮歸位置稱觴亦豈公意遭罹酷罰公撰銘誌八年出處於誌有之斯文大老寧爲爾私外人不知公以我累公曰不然我實子媿衰哉已矣明不負幽七年又見無約不酬昨秋三宿言餞江畔怪公異遇後約春半風塵渺迷共擬迎公孰知昔別三至愈凶玉色金聲光風霽月峩峩千仞柱折維絶我有死母公實塟之我有稚子公實奬之身後

之盟可質九地掛劍心存葢棺事畢悠悠穹壤渺渺八紘公非無徃死不離城曰我重臣無所逃死生而被執為國之恥辱名止水左手攜孫白刃紛紜哭入九泉人言全歸顧得死所死而若此尚庶無負使公守土使公柄朝堂堂守節䰟不待招公毋棄我我公慕子䰟而可招於我歸只

丞相莽哈岱美棠碑文

至元二十七年秋九月丞相莽哈岱以江西省治廬陵

凡四十日薨於位又二日喪行居民望過車罷市長慟至不可忍闉闍城士大夫哭於野者不約而集無不相嚮而界依依憔悴無聊之色田野聞之驚頓踊絶至有負販之人不自知棄其所求望廬垂涕而返旣數月有自北方來者號於馬上兒童父老聞其聲者喟然而哀痛之如新今朞年矣省還迹遠燧改情遷而語及當日猶爲之飲泣而悲哽咽而歎也方公之未至也揭竿滿野環轒及汀歷歷無墟煙吾郊闒之禦奪者混相濁如

市公之來也悄乎其容肅然而無聲不惟貪夫股戰軍伍旗幟改觀而盜賊望風褫魄凜焉以消者復不知其幾不惟城無囂塵里無夜驚而昔之門扃戶棘者輒見天日熙然其如初不惟長亭短堠行歌逆旅而深山長谷婦人孺子與荷戈之士雜踵而無何近邑近州行者達曙皆曠十數年所未見雖太平全盛不過如此也或謂公之在事四十日止耳即四十日間有所誅罰聳動亦何能家至戶到未嘗按一貪吏也又未嘗殺一無道

也而民之畏之愛之如將見之赤眉黄巾之不可勝殄

雖血之於此猶懼其復生於彼從古然也乃不待草芟

獸獮不用三令五申不必形格勢禁而威信之如此民

之思歎朝暮四三使公猶存饑食渴飲政未必人人而

濟也前乎公者有矣後乎公者亦未必不尤賢於公也

而推論斯人有一日生聚之安若浮若沉以至今此譬

諸荒墾實自公始獨吾儕小人竊欲求公之所以致此

者而不可得也或者其福也嗟乎余讀坡公所為温國

文正公碑中言何自知之何自知之極古人詞辯反覆形容之盛徵今日之事則亦不以為過耳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七日司寇見之行事雖夫子猶疑之因是使人思前史區區必有不盡得於言者余以憂患餘生延喘民間親見甘棠角弓之誦欲備言其美則不可盡欲參論其事乃無一有蓋矯然為之躊躇遠想若尹長安之桓東虎穴朱子元之奮髯抵几李臨淮之斬將立威此人皆疾聲厲色以勝之僅

濟公於斯民有百年之愛而無一日之功雖善論者莫能述也兹非古之君子不言而信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與栁子厚謂吕衡州之死哭之者逾月哀聲交於北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又有謂化光何以得此者以今揆昔容復過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我觀九京而譽武子百世而下故當識其何心晉人望羊叔子之碑而墮淚則叔子自為也公之没也若士若民請於省府祠之省曰吾責也府亦曰吾責也其門生故吏則又曰

吾責也民士囙不敢為至二十九年春復請府經歷濟南孫某以其俸獨倡成之孫蓋公所辟以自輔者民士共高其誼曰我則何力於斯則相與植碑於學以其詩來請嗚呼後之人有讀是碑而不墮淚者乎余亦何足以發之系之以詩曰衮衣繡斧來旬來撫里門晝開官路夜旅繡斧衮衣今以喪歸實予中道卒誤疇依悠悠行舟慘慘四野亡羊不知狹路悲啞咼饕釋懼林嘯伏興山哀浦思虎逝龍升蜀懐孔明寒食祭路魏感梁公

聚哭碑下誰歟祠者公有門生我徃營之衆志乃平甘
棠憩只杕杜逝只峩峩此碑亦隨淚只

答劉英伯書

辱贄書卷卷自清溪陳君來自是每見清溪輒愧愧不
能報于是踰年又二月矣非獨藥冗客冗顧亦欲致君
一來或勝報書云云耳而聞諭教與國恐愈久不復可
望清溪歸亟草草圖之英伯高才妙年又雅致絶俗嗜
好不倦不惟文古字又古蓋得書三過讀讀罷急欲識

英伯極談而異邑相望懷抱如塞非甚相愛則不敢言凡文必成章自孟子莊子皆成章之文也故其辨愽反覆必自極其意不極亦不容釋然每章千累百而止而力常有餘若大篇江河雜以風波起伏竭人情之所欲言窮事勢之所必至則秦漢與諸名家合辨賦而為一人又非區區之辭令應對叙述閭比也如此而又不達則不達矣今人高韓文亦其自稱道特甚在唐人衆多中最甚達若循其意之所欲言言適盡意亦不過如時

文止耳間有數字數句費人講説及得其用意槩不得不爾又非如子雲輩數數可厭爲遁辭爲蔽意終亦不得爲奇耳然亦未得如歐蘓歐蘓坦然如肺肝相示其極無不可誦回思宋初時用意爲古文者與同時負學問自爲家者欲一篇想像不可得近耳如葉水心洪容齋愈榛塞矣文猶樂也若累句換字讀之如斷弦失譜或急不暇舂容或緩不復収拾胸中嘗有咽咽不自宣者何爲聽之哉柳子厚黄魯直説文最上行文最澀三

百篇情性皆得之容易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雖婦人自道亦能此而不朽亦以此若皆如㦖兮燎兮實所未喻況首尾𥊍複不自厭如左傳所謂艱難其心而有名章徹豈不悲哉顧英伯從是一掃削去若百行中有十行是能自喻處快讀一過亦足以不負白日矣曩在場屋時欲令考官憒憒中驚發況千載而下求其文者知其心非明白痛快何以哉此自英伯所易直過之耳尚有一恨恨英

伯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
哉舊見䰘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近
年如楊慈湖畫心字文本心畫雲字在邯鄲甯訇中曲
折愈不相似自書學以來鍾王眉目可喜何嘗顛倒横
竪自不可及若如彼所自為于字體則謬于經傳則乖
不知何所取也三十前見文宋瑞取古文集墓誌行狀
當時雖不能讀心甚異之後見石經本方悟何物杜撰
而鼂公武輩不知也必欲字字為異亦難必欲字字篆

就亦難仿篆文作今體為古書易不易于竹簡乎科斗乎秦隷人無識不至此也蓋世有狂道人喜為左字彼見篆體一二如𤆬如咊遂欲壹施之使見者駭以為異甚可笑也聞北方蒙古冩通鑑㦻識之乎即用此古六經何不可者作文作字皆一種意見諒好古甚以為賢于不好者然不若不好也豈有英伯記問洋溢奇字填胸顧能彼不能此每有來者皆俗子得清溪又得英伯誠所願以老者故復復出此欲言豈此而止短紙行筆

素不喜作小字牽强殊未傾倒便舟過我作數日容并
進所聞唐突見絕未可知惟卷卷如此不宣備

乞致仕牒代盧摯

當職伏自去歲到任未幾感觸風寒宿疾發動病態叢
集實慮難勝職任具呈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及移文貴
司備申憲臺以求醫歸田為請者屢矣亦已疊奉臺檄
不蒙准申自惟選耎闒茸重以疾病支離猥荷睠存揣
已揆分何以得此慙悚之餘徒有策勵疲駑黽勉朝夕

顧雖涓流塵坌無益崇深而庶幾圖報萬分之一者似亦不可棲遲㝠默寂然遂已也自爾以來力疾治事又經八九箇月終見大病之後精力難於平復飲啖無味不食自飽皮膚皺慢不能充實兀坐少頃已復昏睡今方首夏尚未炎熱腠理不密動輙自汗南土氣候不常時或風雨稍覺凉冷衆皆絺綌已獨衣袂衆皆衣袂已獨挾纊但遇陰晦腿膝注膇步履蹣跚目視昏近兩耳重聽心思憒憒事多遺忘當職年雖未及六十其衰瘁

癃老之狀雖年踰七十者未必至此欲望憲臺許准致仕養痾山藪别選賢能以代其處公私之間俱為便益雖古者大夫七十致政郤縁禮經所載四十始仕𢫌在稚幼特蒙世祖皇帝天地大造教育作成年及弱冠疵賤姓名已登仕版令上皇帝嗣登寶位圖任舊人以𢫌遭際先朝服勤帷幄多歷年所擢置侍從居無幾何選任方岳敭歴中外垂四十年儒者之榮至是極矣由是而言較之古四十始仕七十致仕者從政之年已過禮

經所言者已數年矣又近代熙豐間范蜀公鎮年六十四遂致仕而歸援以為例彼以論事不合而歸摯以謝病得請而歸酌古準今何不可者雖摯於范鎮無能為役欽惟主上聖神武文遠追勛華尚何區區宋氏熙豐之君所敢擬倫而豈可使宋獨有六十四致仕之鎮而吾堂堂聖元獨無五十餘致仕之摯也又緣御史肅政俱為風憲之司肅清風俗條格具在即允所請其為風俗之助誠於大體有所關繫當職陳乞之言初非好奇

矯俗葢古有以退為進飾讓釣名者當職涉閱載籍凡有此類每撫卷嗤笑以為可恥今玆移文求醫致仕旣無規避又有故常欲望憲臺鑒其悃欵雖年未及因病有請懸車之典得從贄始實為榮幸

至聖像賛四則

六經未足孰為夫子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如岳之隆如日之威如川之不測周公未衰曷不觀此司寇衮衣國不用儒以儒目之

岐山鳳逝西極麟來在陳去齊失鯉慟回匡人陽虎武叔桓魋轍環迹削木壊山穨生懐殷奠没悼秦灰論其衰暮不見榮哀孰知萬世國祀家陪孔林草木鬱鬱佳哉

六經萬世如日在天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孰云軻死不得其傳

老子像贊

孔德之容惟道之從坦坦施施温温恭恭萬世之下復

有一夫子而後識其猶龍

病維摩賛

衆生皆病安得不病更欲何言視我麈柄

莊子像賛

無他變化有語皆囁何日花間作兩蝴蝶

古心文山賛

此宋二忠如國亡何開卷熟視龍泉太阿麈蜕六合浴

于天河下視萬鬼腐爲蟻㝱千秋遺像涕泗滂沱空餘

後死作尹公他

滕玉霄賛

似不似在阿堵同不同在裏許其落筆也如箕其出神也如杵其得於酒狂也為劍俠而得於獨醒也為處女固不得與二陸三豈不可與四夔五嗟乎使吾得而客之亦何至嘲子雲而責子羽也

文文山先生像賛

間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

念續芻豈可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焉有如此而在人下焉有如此而獲令終其像不下欽若其量不及魏公所以為世之重者為宋五忠嗚乎此廬陵之風

隆興路學題書籍

聖人經綸天下不越詩書六藝之文君子教育英才蓋為宇宙千載之計自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之制不如古惟經義治事計算水利之科得其宜凡異時棟梁榱桷

之資皆前日燈火簡編之士蓋材者德者私淑艾者落落如霜木辰星彼挑兮闥兮在城闕兮駸駸為潢汙行潦令六龍御極一札成文取德行道藝而賓興之則山林巖穴自此升矣伊欲侈大絲綸之寵當為作新規矩之圖願分善和五千卷之藏以備圜橋億萬人之選公卿適子衆子皆得覽觀春秋大書特書必無靳惜

謝有山黄提舉啓

公卿久不下士可謂輕先才能不逮中人顧堪闇上獨

安取此亦使知之公求士甚於士求公上援下不以下
援上何汙而為之洗耳何嫌而至于絶交彼將不屑以
為名我乃無言而不報但存交際亦是風流如某者枯
木朽株死灰復溺文好文景好老已不如人公不公孔
不丘又何有我同年四海足下家君相結淺而相知深
其身死而其言立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光遠有它
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寅緣無路建臺三四月薦士
第一人豈曰秦無特從隗始棲輪生角固知推挽之不

前縈帶還珠愈覺綢繆之無益玆葢伏遇某官英才妙選雅望高情不倒屣於雁門守而倒屣于王潛夫激揚甚遠未下車則荀慈明既下車則孔文舉講貫已多肆先鷄表之翔又重鶴書之墮然而近覯所主稱匪其人雖大夫薦不聞與之大夫自無過慮國士遇則當報以國士未知所為

回劉守柗啓

伏承張燈元夕領客公堂民樂遨頭願聽春氷之鐵馬

坐柖續尾共看火樹之銀花某夙戴二天欣陪午夜豫想妙曲笙歌之外得聞豐年語笑之觀有懐謝私尚容稟控

贈王國鈞歸燕啟

馬周獨酌一斗八升誰識翹林之貴孟子不受兼金百鎰若為旅瑣之供愛之能勿勞乎兆也足以行矣憭慄兮登山臨水胡能無情富貴者送人以財請以為贈

贈滕玉霄入京啟

有一男子長歌楚澤之中乘萬里風自致燕臺之上蹇十年不調適三月聚糧何衆口誦佳句諠而萬言不一杯直阮籍駕車窮途哭而返豈達者哉王郎拔劍斫地歌莫哀有知我者方今官無買價賢有聘書行而過東馬嚴徐之間亦不在秦黄晁張之下騎將軍馬已看當路之同升愛文人爲更在諸賢之樂與

贈士人入京干養親啟

三釜及親人生之至願五十當貴世俗之美談聊行黄

塵烏帽一作紗之閒期遂滕蕎繡簾之樂時哉不可失聿觀衣錦之榮敢予又改為請致黃金之贈使題楊筆高揭冰銜

贈蜀人陳定叟赴學官選啟

風簷卧雪久如鄭老之冷官春水濯纓忽報山公之啟事自古京塵化衣不得者一日唐肆建鼓以來之我後子先時難機易鳥有飛而六翮亦在毳毛骨而買之千金況其生馬使冉子與之粟即祖生着我鞭善孺子為

宰平久知其器大丈夫志天下何愛吾言

贈劉恭叔問屋啟

南村羣兒欺子美何可復言東頭一間著士龍亦云不惡去女去女莫顧違之違之何如居然卜三兩作隣亦或笑五十步止剝牀闕足移具借車是雖彈鋏而得廬也須束緼而請火溫公若干省宣徽若干省少者數千

伯通第幾橋丁卯第幾橋存之異日

贈家古劉教干米啟

擔簦負笈共知古學之入官毀瓦畫墁自愧童蒙之求我弟子笑妻啼之在列從者慍糧絶而莫興長此安窮薄言往愬雖三年不至于穀但當求干禄之書然三日弗食則飢殆見索枯魚之肆乃為乞米之帖以代采薇之歌令壺飧伊僾亞尚亡恙者訥籠那鉢剌薩惟所與之

贈同舍水後聚糧啓

蓬居及溺幾為東海之浮漚秋至啼飢又見西江之涸

轍蕭然餠粟已罄意者畏糧而來種荳荳爲萁何以卒歲采薇薇亦暮不如無生苐欲一囊之如侏儒遂以三餐而適莽蒼舊時指廪與之與之辭令曰叩門嗟來嗟來食士而至此誰不慨然

賀叅政入新府啟

潭府新成上公卜宅黃河帶泰山礪一朝柱石之尊安新甫柏徂來松千載棟梁之負荷樂衆人之同樂居天下之廣居履此高華伏惟慶懌某叨承一障政切萬間

祝君子之攸寧與皇家而有永祥開朱芾豈惟占夢於熊羆恩捲珠簾更喜棲身於燕雀

賀遷入山居啟

聒耳市廛每恨入山之晚藏身林壑要為避地之謀相望無頃步之遥回視有塵囂之隔松下不妨喝道花前自可啜茶幽興相關雜聲不到我輩忝友朋之舊今朝逢好事之新倍衰阮杖之錢大作漢脯之會

賀造竹亭啟

開洲栽竹恍如淇澳之風肆筵刱亭隱若渭川之勝蓋有此則門清可欵若無此則人俗可憎故子猷不可一日無此君而蔣詡所以三徑待良友顧我賢主人之氣習而有古君子之風期亭已落成竹增觀美亟馳草檄以約良朋倍裒阮杖之錢滿置孔樽之酒春風共往可人參玉版禪秋月偕遊滿地看金鎖碎

賀造花庵啟

深巖絕峒曾聞竹徑之通小圃層坡近有花庵之刱何

心機之巧運與智匠以精營春則桃李覆簷夏則楦榴映室秋則芙蕖繞徑冬則梅竹横牕其餘百卉之駢羅未可一名而槩晝讌遊其下滿身紅影交加高卧其中撲鼻清香旖旎是為樂事可乏慶儀約詩友以攜壺期心朋之覽勝座間行令任情摘取以傳杯月下醉歸乘興析來而簪帽時不可失檄以偕行

賀造水閣啟

畫棟朱簾不羡滕王之西捲翠簷碧瓦未饒漢相之東

開況此中有緑沼之迴環更向上接紅樓之縹緲規模壯麗輪奐昺新信經營不日而成必富足多財乃就賢者亦有此樂君子不可虛拘是用醵金少伸賀禮

賀造船亭啟

昔有隱君曽造射齋而燕處今聞長者亦為船閣以居遊葢以世路險若驚濤人情激於駭浪每切臨淵之懼時興泛海之思曩逐浮沉左右若亡維之楫近方勇退安閒如不繫之舟乃剏小亭深求此義既畢工而就構

須澆酒以落成用斂芳樽以成樂事酒罏茶竈不妨爲鷗侶之盟釣具漁蓑可以效魚鄉之態

二月請人啟

九十春光已入平分之景二三公子可無半餉之娱與歡伯以共謀屈賢人而同集雖非勝賞聊可清談閒日樽前欲相從於竹葉春風洞口莫見笑於桃花甚愧坐邀專容侍謝

答赴啟

坐看斗柄春移二月之辰笑捧雲箋曰有羣賢之集方欲長壽千金於此際乃命抗塵一介於其間鐘鼓園林幸得懽娛於暇日門牆桃李何慙依倚於春風畧具禀酬即容會晤

花朝請人啟

親朋落落慨令雨之不來節序匆匆撫良辰而孤往輙修小酌敬屈大賢固知治具之荒涼所願專車之焜燿春光九十又看二月之平分人生幾何莫惜千金之一

笑引領以俟原心是祈

答赴啟

燕語春光半老東風之景蟻浮臘味特開北海之尊紀樂事於花前置陳人於席上相從痛飲但慰口腹之累人不醉無歸幸勿形骸而索我

社日請人啟

自同田父日逢五戊之期乃命麴生時復一中之意可無名勝相與笑談請篤叙於久要望過從於半餉春風

花柳與鶯燕以何關新雨桑麻話雞豚而具樂率然申稟幸甚丙原

答赴啟

駒陰過隙甚嗟浮世之流光燕子來時又是去年之風物吾聾政甚佳名責然感軫念之良勤敬奔趨而敢後邀我賞春酒况當花柳之辰願為同社人長共枌榆之樂

上巳請人啟

光景長虛擲上巳甫臨人生能幾何良辰難再敢屈羣

賢之雲集共娛三月之春和鳥羽飛觴猶紀蘭亭之舊金環壓轡願為蓬舍之光

答赴啓

三月三日清明天氣之新一咏一觴少長風流之舊極知厚意以及陳人蘭亭賢咸集之時賔酬主唱金谷詩不成之罰吾戴頭來

清明請人啓

清明節物之來春光欲老縠雨茶香之嫩風味方新欲

為欵教之圖敢致屈尊之請棃花闌外恐空負此良辰逢華門前敬肅迎於明日仰祈惠顧容罄謝言

答赴啟

無花無酒方歎興味之蕭然一詠一觴遂想幽情之暢敘忽承雲翰如對風儀且過辱乎寵招敢敬承茲佳惠杏花村裏何須更指於牧童竹葉尊中行即相從乎歡伯

遊春請人啟

問柳尋花又動少年之興提壺挈榼擬為明日之遊可惜歡娛幸承閒暇顧竊有請寵為賓席之光寧適不來第發春風之笑

答赴啟

岸花汀草無限風流春樹暮雲有懷故舊忽拜瑶箋之貺許從金谷之遊召命有嚴會言敢後每蒙一笑知與物以為春如有隱憂豈徼我之無酒不幾眉眉更復云云

送春請人啟

綠暗紅稀春色已隨流水去黄封清酌風光宜作掃花遊篤叙蘭金屈臨蔥玉人生行樂為仰天拊缶之歌酒債尋常畫每日典衣之興

答赴啟

風雨閉門想落紅之狼藉雲烟滿紙來翰墨之淋漓且蒙燕集之招敢後鳬趨之至浮仍臘味故知綠蟻之相親作送春詩但愧吟貂之難續

初夏請人啟

摘青梅而薦酒日切懷人撫綠樹以成帷春歸如客公等一笑人生幾何野蔌山肴願無嫌於絕禮綠陰幽草更當勝於花時

答赴啟

午陰嘉樹政荏苒以驚心秋月華筵忽嬋娟而在手且承寵命猶及良辰願偷一日之閒來共羣賢之集枇杷初薦恰當首夏之清和楊柳新條更向餘春而擾亂

端午請人啟

五日甫臨誰復有獨醒之趣諸賢咸集可能無一笑之歡輙開桑落之尊少屈葱裾之佩甚相思之如渴政重綢繆共痛飲以讀騷何妨酩酊

答赴啟

葛含風羅疊雪不到間人蒲切玉黍包金有來雅命既蒙呼名敢不共承試浴蘭湯況是金蘭之同氣仰看艾虎也隨蒿艾以上門

三伏請人啟

坐甑蒸炊難消長夏解衣盤礴得及閒時聊爲浮瓜沉李之歡非有烹羊炰羔之具相與共此尚望惠然清風來故人掃我一涼之地濁醪有妙理問渠隔壁之家

答赴啟

政愁炎熱撫長日以蒸人忽有清涼挹好風而在手且承河朔之飲以及山中之遊擁篲及門當不嫌於襤褸脫帽露頂幸勿責其疎狂

七夕請人啟

跂睆女牛又是雙星之遇灑掃斗室輙謀一夕之歡嘉與英標共談靈匹亦一年而一會曾幾見而幾回固知乞巧之兒癡未能免俗將以屬饜於情話寧適不來

答赴啟

瓜果盈庭想見西樓之樂梧桐落葉自憐南阮之貧以斗杓七夕之時乃俎豆諸賢之後七襄爲報愧無織女之章一笑相歡敬佩主人之意

秋社請人啟

節物匆匆八月之五戊朋遊落落一代不數人聊因分胙之餘香輙欲屬饜於情話牽率鄭重慙媿蕭條燕去雁來能幾堪於離別雞肥酒熟且相與以從容

答赴啟

鴻雁秋風久踈芳訊雞豚社日忽辱佳招感主禮之殷勤念田翁之牢落即容趨赴拱侍笑談孺子無能不是陳平之意氣細君可惠無嫵方朔之滑稽

中秋請人啟

千里共明月起故人何處之思幾日又中秋動老子南樓之興有懷數友還酬一尊欲買桂華撫少年兮不再庶幾如願共此夜以相歡

答赴啟

今夕秋期正羨十分之明月可人風度忽來五朶之祥雲甚感故情不忘俗客南樓之興非淺既辱相招北海之尊不空願同一醉

五言古詩

初晴

初日入高樓歸雲雜江樹魚遊新雨晴鳥語晨光吐天容朗後清烟色轉輕素墻草麗車前巷溝映泥路牕明祛宿潤礎浤滑微步會朝有宿客過午無來屨沿砌上蠙衣虛庭竿犢袴人生足無事世故非所慮彼語吾不聞清風有時度

山中雨行

雨行如漏蓬側身半車中風翻荷葉白難可爲芙蓉向來三重茅仰屋嘆穿空已經亂離苦志念常從容

入城過新雨路静市人稀吾家林塘閒水鴨狂欲飛門闌稚子笑隅樹見翁歸何人無此樂頼暮樂知希

七言古詩

沙苑箭

道人不在無人茶空房惟有菖蒲花偶留壁上一枝箭熟視恍惚令人嗟箭頭年月去如電吹向空中再相見

亦知近事不偶然汝亦當時負吾箭神仙一劔在吾手萬事空驚一搔首馬嵬重過雨淋鈴異日臨卭是君否

月下

月色為酒吾為壺仰天吸盡欲更沽世界如入流離珠東南大半江海湖微風白浪如揺鬚子從我也有意無跳身作勢與泪俱嘗試入此觀何如惜哉畏死非吾徒嘔出還爾桑田枯仙人嗔我涴六銖醉中無力能分疏汝自失脚如逃逋彈指咄咄汝負吾

題墨竹長卷與汪遂良

摩訶池上龍千年化為匹練橫曳煙拔石數莖衝蒼天我見其面何必全

送李鶴田遊古杭

天下南北車書通行人點點過汴宮空餘艮嶽一拳土黯慘如雪吹不融平乘樓上王夷甫一灑中州淚如雨西風羽扇不障塵更自蓮子隨根去政事堂上三相公徃徃退食如夔龍少年慟哭不見用一語不合面發紅

八年流落無處所合眼當朝遽如許忠魂不到海門潮
別殿芙蓉廢為圃茫茫古路日平西不信金銅不淚垂
浮沉親故懶相問白髮惟有春風知李侯髀肉堪流涕
同谷哀吟越州第買絲刺繡刺未成公子翩翩鴈書至
飄飄起望白雲間裹雪牛山度赤山亂餘七十能幾見
我且欲往窮當還平生高李經行處寂寞斷橋漂落絮
不知到日似枯魚淚入黃河別魴鱮當空殿閣密雲團
曾和薰絃接羽翰至今尚留花石否杜鵑再賦長恨端

蘇州正念東隣女傷心更遇楊開府憔悴語言敢分明
買酒行澆茂陵土

寄别孫潛齋

嘗笑唐衢生一慟可以死焉能流涕被面日日别知已
又嘗笑朝鮮無淚可霑巾悲歌兩語為我異媍人平生
鍾情重離别一聽陽關腸一絶銅駝陌上會逢君誰料
相忘如永訣憶昔携手青青春水邊一笑禊史塵醉能
狂歌醒能賦滿座惟有孫堯文酒闌歌斷如轉燭寒食

纍纍新鬼哭丞相書桐異烏巢晉園仙市芳郊綠海棠
三徑無根株敗瓦頹垣亦已鋤舊遊多感有至此獨為
吾黨懷區區我欲與君重一到化為長瓶酹荒草早知
世事去如風只合黃公壚下倒當時一醉鍤埋我不見
興亡應更好且復止此休云云我有陳子高能文令其
讀罷日就君就君歸日誦所聞吾貧吾老不足念君鬚
君髮何年變幼安九十愁更愁空羨一生長樂傳嗚呼
斯人斯世不相見綠樹鶯啼淚如霰

五言律詩

夜雨

夜半起雷車天門報曉衙何消如此雨又有未開花繡被人中酒茅簷客夢家一晴天地濶稽首見重華

留京

遠夢孤難到憑高烟景微重留山僕怨數别里人稀病用寒衣盡書無定日歸十年行役事俛首輒歔欷

輓劉明國 死於寇

浮丘戌一夢如此哭斯人宇宙真如醉風霆若有神湟槃空萬刼懸解總微塵有子承千載堂堂麟筆新

輓朱文公

皇天開太極庚戌聖人生六籍文將絶千年道復明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遶舍閩溪急潺湲洛水聲

輓蔡西山

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瑶琴空寶匣絃誦不堪聽

七言律詩

錢秀才要社日呈漢宰詩書以予之錢以長句

為謝饒秀才又用社日韻作詩見投復用韻并

答二君

知津積雨坡云爾故並培翁快閣晴投贈更欣佳士識

眵昏寧待好山明浩然放逐緣多病東野窮愁坐不平

萬歲千秋有何得一杯斷勿換浮名

餘興

江國遲歸二十年十年兩繫峽江船身如梅子半晴雨
路入柳花相後先堠短堠長春繫馬江南江北夜聞鵑
人生老大空無用寄語羣兒早着鞭

咏西湖偉觀樓

舉目看來皆畫屏只因闌檻接蒼冥江湖二水一般白
吳越兩山相對青雲北雲南何處没潮生潮落幾時停
西偏不被斜陽碍直見家山與洞庭

重陽

風流九日勝前期誰把茱萸壓桂枝天地盡從騷國老風煙何似蔣陵時故人四海知誰健白髮黄花總奈吹滿座衣冠陳迹遠明年復憶去年詩

周耐軒見訪

麥徑紆斜縮寄蝸傳呼驚倒望前牙能忘特進羣公表來訪尋常百姓家草市波喧騰竹馬柴門路隘簇鞍花屏窺不信雎同甲為倍高明兩鬢華

壽段知事

曉立斕斒拜二親擁門賀客半詩人月三十斛菊花水
秋八千年椿樹春每有傳聞須說項明當名入定留恂
南來北去多陳迹惟有聲名日日新

壽城山六十五

留得八千唐刺史看成百億宰官身不爭一月大小閏
猶是兩朝耆俊人今歲兩翻初度日明年三十六宮春
近來化得鄉君子為報麻姑不更塵

壽周耐軒府尹　時方歸自燕

去日江南梅未花歸來芳草漲天涯驅馳斤堠八千里
夢寐青原十萬家白叟倚門清燕寢黄童騎馬學胡笳
八陵盡是燕京路想為孤楸訊暮鴉

壽王按察

試手東風第一杯江南知已是寒梅山中四老衣冠起
野外諸生俎豆開天運又從今日始江空如見古翁來
清平笑語皆文物早起書雲認魯臺

五言絶句

戲題

無人知坦腹水影半簾苔蘚謂青蟲墮垂絲忽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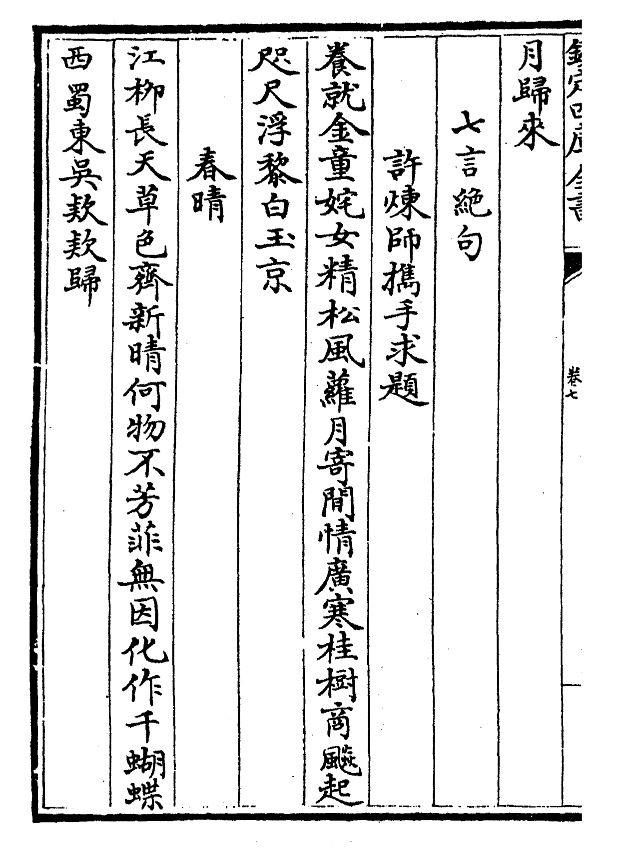
六言詩

春歸

留春一日不可種樹十年未成芳草斷腸花落綠䆫攜手鶯聲

梅

花前速到速到月下一盃一盃好語被人道盡簪花步



月歸來

七言絶句

許煉師攜手求題

養就金童姹女精松風蘿月寄閒情廣寒桂樹商飈起
咫尺浮黎白玉京

春晴

江柳長天草色齊新晴何物不芳菲無因化作千蝴蝶
西蜀東吳款款歸

新燕池塘綠雨肥初晴未暖日光微角巾猶帶花梢濕
纔倚闌干見絮飛

壽王太守

鱗鱗鴛瓦試新霜斗帳寒輕夜漏長天上玉麟來瑞世
夢餘奎壁爍星光
韶華瑞籥應黄鐘六葉階蓂舞舜風袖有西山童子藥
清霜夜映玉顔紅
龍飛天子禹湯明收拾英才共太平寄語吳興賢太守

亟將霖雨濟蒼生

八千秋與八千春此語繇來未識真曾共麻姑擗麟脯

笑看滄海幾揚塵

月中桂斫夜琅琅搗就瓊花絶粒方繇是蟾宫折雲路

願持雲粉薦霞觴